

# 简论威廉·罗雪尔的经济发 展理论

马 颖

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 1817—1894)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国内外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们大都认为,罗雪尔在理论上没有提出什么创见,他的主要著作《国民经济学体系》表现为对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各家之言的“拼凑”。这种看法若是仅就罗雪尔致力于使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教科书化”,而在推进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消费理论和分配理论等方面几乎无所贡献这一点而论,既切中弊害又符合实情;然而,若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即沿着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的脉络来重新面对罗雪尔的经济理论,则结论就会迥然相异。在他的著作中含有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中主要有关于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见解、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关于生产要素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等。本文就他的经济发展观同当代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看待他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等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 一、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罗雪尔在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的序言中,明确地把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如何才能最好地

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增进国家富强“仍不失为一个主要课题”<sup>①</sup>(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1854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第一卷《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罗雪尔进一步指出:“就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来说,我们的理解是,它是论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诸规律或论述其国民经济生活的科学”<sup>②</sup>。至于规律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含意,在罗雪尔看来,是指某种类似性。他说:“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sup>③</sup>。

既然罗雪尔指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也就是他所说的“增进国家富强”,那么他就应当回答什么是财富的问题。他把财富区分为“财”和“富”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说:“所谓财,是指一切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东西”,而“经济”在他看来,不外乎是“对财产的维持、增加和利用的持续行为”<sup>④</sup>。何谓“富”呢?罗雪尔指出:“所谓富,是指大量财产”<sup>⑤</sup>。他还列举了判别一国国民财富大小的五个标志,它们是:(1)在人类应有的生存条件的意义上,甚至连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阶级也感到舒适,这包括肉类、奶油和奶酪、茶叶等食品的大量供给,而且质量上也达到了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最佳程度,以及高水平的平均寿命和相对较高的出生率。(2)大量支出用于满足更高层次的欲望上,如科学研

究等。(3)大规模的建筑物的修建和改造,包括铺设道路、修筑灌溉和排水系统、拓宽街道和修建广场等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4)因频繁的商业活动而引起的付款额大量增加,这尤其表现在流通中的交易媒介不仅数量极大,而且显得阔绰浮华,例如:大量的金币用于直接支付。(5)频繁地对国外贷款。罗雪尔觉得,以上五个标志对于判断一国财富的大小来说并不是非常完善的,但它们有助于“得出有关一国资源使用价值的近似概念”<sup>⑧</sup>。

罗雪尔一再宣称,他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中应用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新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演绎法来建构其理论体系,这就造成其理论仅仅以“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等一系列抽象概念为依据,他们忽视了人们“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时代”<sup>⑨</sup>这一点。历史的方法恰恰相反,它旨在“照人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来处理它们”<sup>⑩</sup>,并且旨在对“人类进化中的连续各阶段”<sup>⑪</sup>(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进行探讨。

罗雪尔同斯密一样,显然是把国民财富增长(亦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作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罗雪尔明确地把国民经济学的任务限定为“考察各国国民和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发现现有经济文明和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的基础”<sup>⑫</sup>。他还提出了同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发达”、“欠发达”的概念完全相同或十分贴近的“欠发达”和“高度发达”的概念。当他谈到衡量不同区域的经济实力应依据什么标准时,又提出了“不仅有必要机械地估量工人数量和资本总量等”,“而且有必要有机地估量其发展的能力”<sup>⑬</sup>的观点。虽然他提出的判别一国财富大小的五个标志涵盖面过窄,有的标志又显得过于浮面(如频繁地支付活动和对外贷

款),但其中仍不乏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提出的食用品的数量和质量标准、高水平的平均寿命以及较高的出生率同当代发展经济学家们为测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所设计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中的若干指标(如基本必需品消费量、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非常接近或完全一致。这意味着罗雪尔已经初步意识到经济发展不仅有一个规模和速度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质量标准的问题。

##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如同生物界一样,要经历四个发展时期,即幼年期、青年期(开花期)、成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衰老期)。在他看来,国民经济的“成熟期可以认为是最完善的形态;较早的形态不成熟,较晚的则又属于衰落的年代”<sup>⑭</sup>。鉴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生物进化的特征,所以,罗雪尔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当尽一切努力,“促进国家最富足和最多样化发展的时期提早到来”<sup>⑮</sup>。

罗雪尔还提出了有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增长下去的观点。他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试图解释当一国达到繁荣的顶点之后,何以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原由。就外部而言,罗雪尔赞同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工业优势注定要不断地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观点。这是因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拥有充足的货币,因而提高了生活必需品价格,而且工资率也偏高,致使这些国家无法在物价较低国家的市场上竞争,其结果是工业向后一类国家迁移。此外,工业国还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方面来自未开化国家,这类国家有可能自己也发展起工商业,进而从原有的同工业国的商业联系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来自其他高度发达国家,后一类竞争者甚至可能借助于战争来保住其市场。

就内部而言,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其进一步发展必将面临着国内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以及国民性等方面。在罗雪尔看来,工业国家经济在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势必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阶级,这些阶级必然将反对改革,并设法推迟改革进程。在某些情况下,改革被延宕的时间一旦拖延很长,又将毒化国民的心理并使之陷于麻木状态,最终会导致国民既无进取的意愿又无进取的力量。

罗雪尔力图从心理和伦理方面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他认为成功本身会带来空虚。一般而论,芸芸众生追求的是物质利益而很少怀有崇高理想,尤其是在人口过多和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国民道德愈加容易受到损害。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固然,国家的灭亡,毕竟不同于动植物生物机体的死亡。按罗雪尔的看法,国家的衰亡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地球上的消失,其原有的国民依旧在继续生存、繁衍,但“仅仅是作为某个别国的构成部分而存在。”<sup>⑧</sup>但他又说,在国民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进程将推迟。他指出:“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技能较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sup>⑨</sup>总之,罗雪尔认为,任何一个国民经济都无法避免从产生到衰落的四个发展阶段,当衰落过程结束之后,一切又将重新开始。

罗雪尔一方面把国民经济的发展描绘成类似于生物的出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他似乎告诉人们一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对此,美国经济学说史研究者 H·斯皮格尔(Henry spiegel)认为,罗雪尔的说法“不过是某种周期性的假

定”。<sup>⑩</sup>另一方面,罗雪尔在阐述一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落的原因时,又把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说成是“上帝极巧妙地操纵”的结果,是“神的意志”<sup>⑪</sup>的表现,这就使得他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带有神秘感和宿命论的色彩,因而极大地冲淡了其理论中所包含的科学成分。然而,他把一国经济由盛转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不乏大国走向衰落的实例:在古代社会有古罗马和拜占廷等帝国;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社会有西班牙、意大利与荷兰;在现代社会有英国。这些实例对于当今从事经济发展研究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值得深思的课题。此外,他的关于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必然会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各种社会和制度的、心理的和伦理的等多种因素的阻碍的见解值得重视。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无一不是在艰难过程中实现的。

### 三、生产要素投入与国民经济发展

罗雪尔对生产要素投入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分析,包括生产理论、自然力的形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劳动的分类、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资本类别、资本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试图通过以上分析来揭示出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在生产理论方面,罗雪尔指出,所谓“生产”,“就它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指的是产出新的财货——新的效用的发现,已经存在的财货的改造或变形并使之具有新的效用”,“就所产出的财货比在生产本身中使用的财货满足更大的人类欲望这一点而论,生产便是资源的增加”。<sup>⑫</sup>在罗雪尔看来,任何生产“都要求这三种要素,即外部自然、劳动和资本的合作”,<sup>⑬</sup>而且这些生产要素同时又

“构成生产成本”，<sup>⑨</sup>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途径是技术进步。罗雪尔认为，最初进行技术改进的创新者可获取降低生产成本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同一行业中所有生产者对新的改进加以模仿，由此促成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变成整个国家的“公益”。其结果将是一国国民拥有资源的使用价值的增加，其交换价值则因生产成本的下跌而下降。罗雪尔由以上对生产、生产成本、技术进步和国民财富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同技术进步相伴随的广泛的竞争，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可以“增大一国财富的真实源泉和实力”，<sup>⑩</sup>这是因为他认为生产成本同国民财富之间存在着某种反向关系。他说：“生产成本降低，国民财富的使用价值就增大。”<sup>⑪</sup>

罗雪尔的生产理论牵涉到生产要素的投入，即三要素在生产中的合作，又涉及生产要素的产出，他虽然没有明言生产的结果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但却指出了生产是产出的增加这一点。他的“生产”的含意已接近当代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所下的定义。他关于生产必须由自然、劳动和资本三要素相结合才能进行的见解，在构思上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内容相契合；而他关于技术进步的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

罗雪尔在分析外部自然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提出了自然力的“三形态说”。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罗雪尔把自然力区分成三种形态（1）动物自然力，即野兽和家畜的生殖力；（2）化学自然力，如土壤的肥力等；（3）机械自然力，如水力、风力和蒸汽力等。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又把动物自然力改为有机自然力，并认为有机自然力的一部分应归入化学自然力，另一部分则应归入机械自然力。他还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类对驾驭自然的能力的提

高，机械自然力和化学自然力之间的界定不再是那么严格了。

在罗雪尔看来，一国资源禀赋可以分为直接可以消费的部分和促进生产用的部分。一国的资源禀赋，“不管是极端过剩或是极端贫乏，都会妨碍文化的发展（例如热带地方、两极地方）”。<sup>⑫</sup>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国民不可能富裕地维持其生活。显然他强调自然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并没有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泥淖，他指出，一国文明的发展反过来也能减弱自然界对该国经济的影响。他说：“一国国民的文明程度越高，该国国民对该国自然条件的依赖就越少”。<sup>⑬</sup>

罗雪尔认为，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最大。值得提到的是，罗雪尔对李嘉图及西尼尔关于报酬递减规律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约束作用的观点，持既不完全赞同也不完全反对的态度。他写道：“当追加劳动投在一定量的土地上时，一般来说，产出的是相对较少的收益；当然假定农业技术保持不变。不管是一般而论，还是在特例中，为阻止随着增加劳动和资本支出而来的收益相对减少，要确定农业生产应当中止的那一点，这是不可能的。农艺的改进可以把这一点移到很远。但这一点是有可能存在的”。<sup>⑭</sup>罗雪尔对古典经济学所持的折中立场，不仅表现在他的个别理论观点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上。

罗雪尔将劳动分类及其素质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发明发现、对自然产物的直接占有、新原料的生产、粗制品的加工、对使用者进行的贮藏品的分配、服务性劳役等”。<sup>⑮</sup>在这里，罗雪尔实际上把劳动区分为三大类，即从事科学技术的劳动（发明和发现）、物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加工原料和粗制品）以及服务性劳动。他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斯密提出的“生产性劳

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概念重新加以解释。第一,一国的总需求由该国国民的总活动来满足,每个人都是在为整个国民经济而使用土地、劳动和资本。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有一个“理性的需求”,因此,每个企业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而当没有人需要该企业的产出时,其劳动才是非生产性的。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物质生产,也适用于精神生产。第二,私人经济同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劳动的生产性在私人经济的场合是按其产品的交换价值来测定,而在国民经济或世界经济中却按使用价值来测定。罗雪尔举例说,有大量的就业对私人而言具有赢利性,但对国家和全人类而言则完全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是有害的;而在科学实验或通讯业等行业中的劳动对私人来说或许完全是非生产性的,但对国家和人类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利润。他说:“严格说来,唯有增加世界资源的那一类就业才应当称之为生产性的”。<sup>⑧</sup>第三,具有生产性的部门之间应保持适当比例。他认为西班牙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其原因就在于“它听任私人服务业以不成比例的压倒优势而存在”。<sup>⑨</sup>第四,劳动的生产性同经济发达程度相联系。”一般说来,农业是欠发达国家最具生产性的劳动,而工业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最具生产性”。<sup>⑩</sup>罗雪尔本人认为,他的上述观点是对斯密观点的发展。

罗雪尔接受了古典学派关于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关系的见解。他认为,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多半伴随着人口愈益稠密的趋向。稠密的人口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因为这些人口使劳动分工和协作变得更为容易,而且也是一种备用资源和利用其他生产要素力量的推进器。他并不否认人口过剩的可能性,但他认为,“人口过剩存在于人口和生活资料二者之间比例失调的时候”,<sup>⑪</sup>对其医治的办法,或是增加国内的

生活资料,或是向国外移民。

罗雪尔还认为,各国劳动力存在着素质上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各国在自然禀赋,价值观念、道德水准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所致。他正确地指出:“一国人民的智力是他们最重要的素质。”<sup>⑫</sup>为此,他极力倡导实行“对任何人都开放的”技术教育制度。

罗雪尔同样重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对资本所下的一般定义是“为了扩大生产目的而储备的所有产品”。<sup>⑬</sup>他还根据资本的利用方式,将资本定义为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前者对原料施加影响,后者有助于个人财货的形成。从使用资本的构成来看,罗雪尔主要是指消费品等个人财货。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使用资本都可以转换为生产资本。值得提到的是,罗雪尔还使用了“无形资本”的概念。这类资本包括人们的劳动能力、在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机敏和灵巧、通过长期实验而树立的更大的信心,甚至还包括信誉好的厂商的名声和国家。他认为这类资本中的大部分是用之不竭的。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他所说的人们的“劳动能力”“和“机敏和灵巧”显然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至于国家,他写道:“国家本身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因为它对经济生产来说,显然是不可欠缺的,或至少是间接地起作用的”。<sup>⑭</sup>罗雪尔通过对浪费和储蓄这两种行为的界定,对一国的资本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就浪费而言,他认为浪费虽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对商品的需求,短期内可提高资本利息及许多商品的价格(其间消费者必受其害),但长期内会使资源枯竭。就储蓄而言,如果所减少的消费属于生产性消费,那么储蓄行为对公益来说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储蓄仅仅表现为货币的窖藏,使得国民经济中的一部分真实需求未被满足,并使得一笔本应用作商业中的交换工具减少了,其结果或者

是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或者是有些商品销售不出去。但若储蓄被用来创造固定资本,这类储蓄便有助于带来真实的国民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假使一国国民不进行任何储蓄,虽然他们能增加其当前的享乐,但却是以牺牲他们的资本和未来为代价的。

罗雪尔还认为,资本形成不仅仅归结于储蓄,而且还间接地归结于文明发展。他说:“文明进步本身可以增加现存资本的价值”;“由储蓄所引起的资本增长不久就会遇到局限,除非这种局限被文明的进步所突破。”<sup>⑧</sup>他的这一见解是耐人寻味的。

#### 四、如何看待罗雪尔的理论体系同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关系。

对罗雪尔的经济发展的评价,不可回避地要触及如何看待他所创立的国民经济学体系这个问题。研究西方经济学史的学者大都认为,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拼凑”的产物。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从他的整个体系各篇章的布局来看,他的国民财富说吸取了斯密的观点;他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以萨伊的三要素说为基础;他的人口论又象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重述;而地租论又包含了李嘉图的分析方法。可以想见,罗雪尔在建构其国民经济学体系时,显然是处于某种两难境地:在方法上,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广泛使用演绎法造成了种种缺陷,力图用历史的归纳和类比法来弥补之;但他同时又不愿意舍弃古典经济学家们应用演绎法推导出来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供求关系、均衡等范畴,这就使得他在使用归纳法的同时不得不兼用演绎法。罗雪尔显然想在体系上标新立异,以突出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们萨伊等人经济学说的具有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国民经济学,但他在理论框

架的总体构思上却借用了萨伊等人著作的体例,依财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内容的顺序把各篇章衔接起来;加上他的著作又是以教科书形式撰写而成,因而在很多地方显得同古典学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当人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庞杂的理论时,是不容易将囿于其中的经济发展理论挖掘出来的。然而应当看到,探讨经济发展及其规律是罗雪尔国民经济学体系的主体。他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既呈现出由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由经济发展的研究兴趣转向特别专注于研究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问题的压倒之势的时候,仍然把研究经济发展作为己任的经济学家。

人们熟知,经济发展理论一般被公认为具有宏观的、动态的和长期的这三个主要特征,这三者在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中充分地呈现了出来。罗雪尔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几乎总是被认为旨在论述一个人民的总量的国民活动。”<sup>⑨</sup>他对国民财富构成的标志所作的分析;他有关国民财富增长与社会总成本成反比关系的看法;他关于浪费和储蓄对一国资本总形成之间关系的分析,等等,都是他运用宏观和总量分析的实例。然而,进行宏观和总量分析仅仅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还必须具有动态分析和长期分析的内容。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国民经济动态地和长期地发展演化的过程图景。他关于三要素投入同国民经济长期相互关系的分析,就是他进行动态分析和长期分析的实例。

罗雪尔无疑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但他不是完全抄袭或机械地照搬,而是试图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加以应用和展开。他把存在于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中那些用于静态和短期分析的变量

及范畴接过来,或是将它们加以改造,或是将它们同历史过程相联系,使之动态化。这种把原有理论体系中的变量和范畴加以改造和运用的方法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理论上的创新?虽然罗雪尔也采用过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的工具(例如:他在对农业生产的分析中),但他的目的仍然在于说明投入要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在变化着的动态过程和长期过程中实现的。对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界给予了正确而公允的评价。具有学术权威性的《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对罗雪尔的理论作出评论:“罗雪尔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将其用于分析经济的给定阶段,并且构想出一个发生在静态地构思出来的各阶段之间的有机发展过程”。<sup>⑨</sup>

虽然罗雪尔既没有推进古典经济学理论,也没有转向对既定资源进行静态配置的研究,而是试图建立起一个探讨国民经济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雪尔可能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对经济发展过程系统地进行宏观的、动态的和长期的分析的学者。至于他为什么要在吸收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的基础上,创立起一个同历史方法相联系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则是与德国经济学界特有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以英国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缺乏扎根的土壤)以及罗雪尔本人的知识结构和阅历有关。

当西方主流经济学忙于演奏“静态插曲”<sup>⑩</sup>的时候,罗雪尔却独树一帜,奏响了一曲具有德国风格的乐章。同演奏“静态插曲”的主流经济学相比,罗雪尔显得如此“曲高和寡”,但他毕竟演奏的是发展的乐章,而主流经济学却在总的韵律上偏离了发展的主题。可见,罗雪尔创立的国民经济学成了从德国

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过渡到这个学派最完备形态的新历史学派之间的桥梁,从而使德国经济学构成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这一链条中的重要的一环。据此,笔者认为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论述经济发展主题的理论,罗雪尔本人则是一位在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学者。这一点正是对罗雪尔创立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及其历史地位作出正确评价的关键所在。

#### 注释:

①③④⑤②②②②②:《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2、13—14、13、24、24、17—18、18页。

②⑥⑦⑧⑨⑫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③④⑤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87、73、105—106、105—106、115、115、115、383、384、387、119—120、163、322、137、128—129、180、180—181、184—185、99、150、154、162、78页。

⑩转引自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合著:《经济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8页。

⑪⑫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454、340页。

⑬H·斯皮格勒著:《经济思想的增长》,杜克大学出版社1983年英文版,第421页。

⑭《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13卷,麦克米伦和自由出版公司1972年英文版第2版,第559页。

⑮在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即人们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一百年的时期内,西方主流经济学由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兴趣转变为主要关注于研究既定资源下的静态配置,因此,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几乎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中消失了。这种转变被称为“静态的插曲”。

(责任编辑 曾德国)